

小說中神異事物之價值

石民譯

小泉八雲講演

這一講的主旨是很重要的，從這題目上面看來你們或許覺得不甚重要罷。像你們這樣年齡的青年人是不會相信鬼神的，亦不會對於這個問題視為有注意之價值。第一件事應得了解的便是這個問題之在哲學上與文學上的關係。我要告訴你們：如果你們以為神異事物的故事在優越的文學中已經過了時，那可是一個錯誤。其實正相反，凡在好的文學創作中，無論是詩或是散文，你可以發見神異的分子是很活躍的。科學的知識絕不會消滅了人類在這種想像界中的娛樂，雖則它（科學的知識）不免使處理的方法有了可注意的改變。現代作者如梅特靈克之流的成功，主要的就是在于他們處理玄妙的事物和關於神祕的恐怖之題材的那種手段。但是不用再徵引其他現存的作家罷，我敢說歐洲文學中真正偉大的作者，無論新舊，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善於處理神異事物的。在英國文學中，我相信也沒有例外——從英國古代的詩人（Anglo-Saxon poet）以至于莎士比亞，從莎士比亞以至于我們現代。而這個便使得我來考察

(1)

(2)

一種普通的而且可注意的事實，這事實我想來不會見於任何書中，但這事實在哲學上是有重大意義的；即一切偉大的藝術，無論是文學，是音樂，是雕刻，或是建築，都含有若干靈祕性。

但是現在讓我對你們說一說「靈祕的」(Ghostly) 這個字。這是一個含義很廣大的字，也許你們還不覺得。在古英文中，並沒有別的字來表明 'Spiritual' 或 'Supernatural' 的意思——這兩個字眼，你們知道，本來不是英文字——而是拉丁字。現在宗教上所謂神明的 (divine)，神聖的 (holy) 神奇的 (miraculous) 種種，在古代的英國人是憑了 'Ghostly' 這個字眼充分地表白出來，他們說人的鬼魂 (Ghost)，並不說他的精神 (Spirit) 或靈魂 (Soul)；而且凡是關於宗教上的知識的種種，他們都稱之為 Ghostly。在現代加特利教的懺悔儀式中（這種儀式差不多兩千年來沒有改變），你們可以看見牧師常常被稱為 Ghostly father (鬼魂的父親)——這意思就是說他的職務是管理人們的鬼魂或靈魂，如同父親一樣。在陳訴的時候，那懺悔的人稱呼牧師為「我的鬼魂之父」(Father of my ghost)。所以，你可以知道：實在有一種很廣大的意義附麗于這個形容詞上。它的含義包括那關係于「超自然」的一切。對於基督教徒，它甚至於就是指上帝自己，因為那「生命的賦與者」(Giver of Life) 在英文中常名之曰「神聖的鬼魂」(Holy Ghost)〔按：普通譯作「聖

靈」。

進化學說告訴我們：現（西方人所懷抱的上帝觀念實在不過是從原始人對於「幽靈」(Shadow-Soul)的信仰演化出來的；認定了這一層，則用 Ghost 這個字來指那「崇高的實體」，是不能說錯的。反而，這個字的這種用法有一種奇幻的意味添到那莊嚴的意義上。但是，無論我們有，或簡直沒有，對於宗教的任何信心，近代科學却給我們做了一件事，就是毫無疑問地證明了我們日常所視為物質的而且堅實的一切，在本體上都是虛玄的，如同任何鬼神。如果我們不相信古來講說鬼神的故事和理論，我們現在却不能不承認我們都是我們本人的鬼魂——而且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宇宙之神祕現在正壓着在我們的心頭，一天一天地更覺沈重，更覺可驚，隨着我們的知識之擴大；而且這個主要地是一種幽玄的神祕。一切偉大的藝術往往使我們想起這宇宙之謎；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我說一切偉大的藝術都含着若干靈祕性。它觸着我們心中聯屬於「無始無終」(Infinity)的或物。當你讀到一種偉大的思想的時候，當你看見一種奇絕的繪畫或雕刻或建築的時候，而且當你聽取某種音樂的時候，你便覺得心中和腦中發生一種震盪，很像從前的人們在看見一個鬼或一個神的時候所感着的那種震盪。但是近代人的這種震盪是更博大，更悠長，更深沉。而且，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3)

(4)
所以世界上的人，雖則有了一切的知識，仍然賞心於神異性的文學中，而且將繼續着以至於千年萬年。蓋神異事物常常是表現真實之影，而且無論你怎樣不相信所謂鬼神那種東西，却不會減損你對於那種含着真實性的神異事物之興趣。

這樣，你便可以知道這個問題絕不是無足輕重的。它實在於偉大的文學有重要的關係。詩人或小說家，如果他不能於某些時候給予讀者以若干神異性的愉快，則絕不能成其為真正的偉大作家或偉大思想家。我已經說過，在全部英國文學中是沒有例外的。就拿麥皋萊罷，他本是近百年中最實際的，最硬心的，最論理的作家，在他的心裏你不會找出一點迷信的形跡來。如果你只讀過他的一些論文，你是不會想到他也能夠彈起「神異」的調子來的。但是他實在這樣做過哩，而且做得「很理手」，在那「古羅馬之歌」(Lays of Ancient Rome)的若干首之中——例如，說及那對「孿生兄弟」的鬼魂之顯現於雷吉乃湖(Lake Regillus)之戰，而且說及塔爾昆(Tarquin)之被祟於他所害死的盧克雷夏(Lucretia)的陰靈。這幾段文字都強烈地使人感着神異之激動；而且，試讀「加比斯之預言」的某些部分，你也會約略地覺到同樣的激動。他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偉大便是因為他有這種能力，雖則并不常用。如果他沒有寫出我所說及的那些詩句的能力，他也許不能著作他的英國史。那部

活歷史哩。沒有玄妙之感的人便不能使事物活躍，即使是一頁歷史或一頁論說。要觸着人們的心靈，你必得知道文字所能使他們的心靈感到的一切；而且，要知道那，則你必得你本人有一個能夠同樣被感觸的「靈魂」。

現在，且丟開這個問題的理論方面而歸到實際方面，讓我來討論魂與夢之關係這個問題。

沒有一個優良的作家——沒有一個偉大的作家——曾經是依據別的作家們所寫過的來寫那些神異的事情。對於這種事你可不能從書本中得到真實幫助。你之能夠知道怎樣給予讀者一種神異性的刺激，那既不是由于書本，亦不是由于因習，亦不是由于傳說，以及諸如此類的種種。我並不是說你們讀取那些已成的這一類的作品——單就表現的手段說，單就文章的技术說——都是無用的。其實，這是很重要的：你應當讀取這一類的文學中的一切好作品；你將從那些作品裏明白好些關於精妙的字眼之價值，關於辭句之緊湊和猷勁，關於所謂迷信和那些迷信所引起的恐怖之特異。但是你不得從書中襲取他人的觀念和感情以造成一種神異性的效果。如果你這樣，那作品絕不會真切，而且絕不會震盪人心。無論如何，你應當只運用你自己的觀念和感情。那麼，既然你不迷信鬼神，你該從那裏得到這些觀念和感情呢？從你的夢裏，無論你相信鬼神與否，而神異性的文章之一切藝術的原素是存在於你的夢

(6)

裏，而且對於那會用的人成了真切的文章材料之寶庫。

在神異性的恐懼和神秘之寫照中，那班詩人們和小說家們，甚至於宗教家們，所能得到的那種效果是由夢中得來。你去研究任何國的文學中之任何偉大的神異故事，你便會知道：無論那些事實看來是如何的可驚可怪，只要稍微冷靜的省察一下，就會使你覺得那些事實，在某些不同的時候，在某些不同的結合中，都會經出現於你自己的夢裏。它們給予你一種激動。但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它們使你想及你已經忘却的一些經驗，屬於想像的或屬於情緒的。這個定理是沒有例外的——絕對沒有。我曾經有一天對你們說過利登(Buller Lytton)的一篇小說，說是英國文學中最好的一篇神異故事。其所以是最好的緣故只是因為它用非常真切的心來表現那怪夢的經驗。一切偉大的神異故事中所含的恐怖實在就是顯出於清醒的意識中的夢魘之恐怖。而且其他神異故事或神仙故事（甚至於某些有名的動心的宗教上的傳說）的優美或柔和，便是那些好夢——由情愛或希望或懷想所引起的夢——的優美與柔和。無論如何，如果文章裏面的神異事物是寫得好的，則夢的經驗便是那種寫照的本源。我知道我現在所對談的你們是熟諳於我實在不懂的一種文學的。但是我相信：即使在這東亞的文學中，這些定理也不能有例外。我並不是說中國的和日本的文學中不會有許多非從夢的經驗

(7)

化來的神異故事。不過我要說：如果是有這種東西，那是不值一讀的，而且不能算入好的文學之類。我曾經讀過一些法文譯的中國神異故事，那些故事也有英文譯本，題名：“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按即「聊齋志異」〕，是蓋爾斯（Herbert Giles）譯的。這位大學者所譯的這些故事是很出奇的；但是我已說過，在凡屬一種神異性的題材之美的滿的寫照中，那故事的那些情節一定是暗合於夢的現象。所以我想：我對於這件事的判斷是不會錯的。凡有譯文給我讀到的那些日本故事，也依着這同一的定理。前天，我讀到一篇日本故事，在那篇裏面我是很有興味的發現這位日本作者之對於神異觀念的寫法恰似那位最善於「說夢」的英國作家。這篇故事是談及一張繪在屏風上的畫，所畫的是一條河和一片風景。在這篇故事裏——也許這是脫胎於中國的某個故事罷（譯者按：大概是指「畫龍點睛」的那故事）——說那位畫家作了一個符號到屏風上；於是一隻小小的船兒便開始順着那河流駛下，而且從那張畫裏駛出來而到了那屋子裏，而且那屋子裏滿是水了，於是那畫家——或者可以說是魔術家罷——便登到那船裏而且又駛回到畫裏去，於是便永不見了。這種情節恰是一篇夢的故事，而它的絕妙處是在於它之忠於夢的經驗。這同樣的現象可以見於「阿麗思漫遊奇境記」和「鏡中世界」——不過另是一種形式罷了。

(8)

但是，「言歸正傳」罷。我已說過：一切神異的或虛構的事物之美滿的寫法必定是儘可能的程度合於夢中經驗的事實，而利登的那篇寫惠崇之家的故事便足以說明這個定理。現在讓我們特別地來考察「夢魘」(Nightmare)之在文學上的價值。所謂「夢魘」這是夢之最可驚者，亦即是最特殊者。它從古來供給了一切宗教的和神異的悚然性之重要的原素，那種悚然性是必然見於真正偉大的文學裏面的。它本身是一種神祕的事情；科學的心理學現在還不能解釋關於它的許多事實。我們可以分別地，逐一地來談這所謂夢魘的種種現象，而且說明那些現象之於種種虛妄的恐怖和神異的信仰的那種奇妙的關係。

夢魘之第一件可注意的事實是它的開始。它開始總帶給你一種疑懼。你莫名其妙的覺得恐怖。於是你見到有種東西在簸弄你——那彷彿是迷祟，却又非確切地迷祟，因為往往並沒有看什麼妖邪。但是你覺得不舒服，你想逃，想擺脫那種使你恐怖的勢力。這時你便覺到不容易逃走。你行動很困難。這困難便立刻增長——你簡直不能動。你很想叫出來，而又不能叫；你已失掉了你的聲音。你簡直是在僵厥的狀態中了——能視，能聽，能覺，但是不能動，不能說話。這個便是開始。它造成人所感受的最可怕的一種情緒。如果它繼續着超過了一定的時間，單是這種恐怖便會使人致死。本來夢魘有時確會使人致死哩，不過那要是那人

的身體已經有了別的損傷。

當然我們在清醒的生活中沒有這樣的經驗——覺得失却了意志而且被某種無形的勢力遙地制住了的這樣經驗。這是催眠術中的真實經驗；而且這是一「中古時代」關於妖力的一些可怕的迷信之來源。我們且稱之為神異的「催眠術」罷，因為想不出一個更好的字來。這不是實在的催眠術，因為在真正的催眠狀態中，你所感的，所想的，所為的，都不依照你自己的人格；你的動作是憑了別人的意志。在夢魘中，你的意志不過是被阻滯而已，而且本人的意識還是存在；這便是夢魘之所以成其為可怕的緣故。這樣，我們稱夢魘之初現為神異的催眠術，只是就上面所說的那種性質而言。現在讓我們看一看利登是怎樣地應用這種經驗於他的故事裡。

一個人坐在椅子上，在他旁邊的桌子上燃着一盞燈；他正讀着麥皋萊的文章，他忽然地不舒服。一個暗影落在那書頁上。他站起來，而且想喊人；但是他不能提起他的聲音。他想動作，但是他不能舉動他的手和足。那妖力是已降臨在他身上了。這是那怪夢的第一階段。

(9)

第二階段（有時本是混合於第一階段的）是可怕的怪異的事物之出現。在這時候通常是：可見的一切都陰暗起來，往往光也沒有了或暗淡了。在利登的故事中，說那裏有一爐火

(10)

燃燒着在那房子裏，而且有一盞輝煌的燈。漸漸地那燈和火都轉爲暗淡了，暗淡了；最後所有的光完全消滅了，而這房子成了絕對地黑暗，不過當時有一些幽怪的恍惚的微光開始出現。這個也是對於夢經驗之確實的觀察。燕魘的第三階段，即最後的掙扎，通常總是發生一些非常的事情，使這夢者陷入極端的恐怖，使他覺得他自己無可奈何。譬如說，你想開槍或用刀。如果開槍，則子彈從槍口射出不過數寸之遠，便懶懶地落下來了，而且並無聲響。如果用刀，則刀口變軟了，如同棉花或紙片一樣。那些可怕的東西，怪異的，非常的形相，便伸出手來抓你；如果是人之類，則那些形相伸長到屋頂，而且俯身前來，很奇怪的樣子。還有一個階段，那是不常見的——即恐怖之極點（Olimax）。這就是當你被抓住或被觸着的時候。在夢魘中的「觸着」是一種很特殊的感覺，彷彿類似電激，但是很奇怪地延長。這不是疼痛，但是較疼痛更難堪，這種感覺在醒時絕不會經驗到的。

第三和第四兩種階段，在利登的小說中，是巧妙地混合在一起了。那鬼物屹立着，從地板到樓頂，模糊而且驚人；那主人公想要動兵器，而這其間他已經感受了一種震觸，使他簡直無力可施了。這種寫法是恰合於夢經驗的。這裏我無須再引證這篇小說了，因從這一點以後有許多別的分雜入那篇中，雖則不是完全與我們的論題無關，却總不如拿別的小說來講之

更爲明白也，——例如亞倫坡（Edgar Allan Poe）的某些小說。他，亞倫坡，給予我們的
是夢魘的經驗之其他特殊的一些事實。我們往往在這樣的夢境中聽到一些可怕的滯鈍的聲
響，如同走近來的脚步聲響。這個你可以在那篇題爲「奧修的宅第之坍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的小說中見到，那是寫得很好的。還有，在這種夢裏面，沒有生命的東西
也成爲活動的了，或則因它們的「動」使我們覺得有什麼可怕的異物潛藏于它們的後面——
例如簾幕，半開的門，深鎖的內房。在「愛麗阿洛那」（Eleonora）那篇裏面，以及其他小
說裏面，作者亞倫坡都會寫過這種事。

可怕的事物之夢見實在與宗教的和妄誕的文學之產生很有關係。死者之歸來，天界的或
陰司的人物之顯現，——這些，如果寫得好，幾乎總是夢經驗之確切的寫照。但是有時我發
覺有一種清醒的恐怖之分子和它們相混合——例如，在那篇世界上最古的神異故事，即「約
伯記」中的故事裏面，便是如此。那作者說及酷冷的感覺，和毛髮直豎的感覺。這些感覺是
絕對真確的，而且它們是屬於清醒的生活。寒冷之感和戰慄之感不是夢中的感覺。它們是由
于我們醒時在實際的生活中感着的那種非常恐怖。你們可以看到一隻馬，一隻狗，一隻貓也
有這同樣的恐怖的表現——而且我們很有道理可以設想這些畜類往往也是因爲一種虛妄的

恐怖。我曾經見過一隻狗——而且是一隻猛狗——因為看見一堆紙被微風吹動而震驚。那微風本沒有吹到那狗所臥在的地方；所以他不能因紙動而聯想到風動；他不明白使紙動的是什麼；這件奇異事便使他出驚了，他背上的毛竟豎起來。但是，在小說中或詩歌中，將這種清醒的恐怖之感攙雜於夢中的恐怖之感，那寫法往往是很有效力的，這樣可以使那故事有一種真確性和實際性的空氣，這個用別的方法是不能得到的。我們古代的許多詭異的謠曲和志怪的故事便是混合了這兩種感覺或經驗，很有絕妙的力量。「湯提孩」(Dudino)——按係水中女妖——那篇優美的德國小說便是這類的一個好模樣。那些面目之出現於流水中，那些瀑布之變為幽幻的人物，那水妖精她本人的形體之從那錮閉的井裏出來，以及她怎樣「哭死她的情人」的那種情形——這一切是純粹的夢；而它之所以似乎是真實者，是因為我們大都在我們自己的夢裏有過這樣的虛幻之經驗。但是這故事的其他部分是寫人間的情緒，憂懼，和熱情——這些都是屬於醒生活的，而在這故事中則是很巧妙地混合了。既說起「湯提孩」，我便不得不同時說到中古時代的那些妖精，例如那些「sylyphs」哪，「Salarandors」(或「Salamandrines」)哪，那水中，空中，林中，和火中的一切妖類。所有關於這些妖類的優美的故事實在都是「說夢」。而且，降而至於我們現代之最浪漫的文學，也該用這同樣的話來說那些奇異而且

美妙的故事，如歌奇爾（P. Gautier）所作的「妖艷的吸血鬼」（La Mort Amoureuse——按英譯為 The Beautiful Vampire），「亞麗耶馬塞那」（Aria Marcella），「木乃伊的足跡」（Le Pied de Momie）。最可注意的是「妖艷的吸血鬼」罷；不過在這篇裏面描寫着「二重人格」（Double Personality），這個使這篇故事很複雜了，不便作我們此刻的引證。所以我便拿「亞麗耶馬塞那」那篇來說罷。

幾個青年學生游覽邦貝（Pompeii）城，研究那些古蹟和附近拿布爾斯（Naples）的博物院中所保存的那些古物。他們都是素習於古文學和古歷史的；而且他們又都是藝術家，能夠欣賞他們所見事物之美。差不多兩千年前，那地方發生火山爆裂的時候，有許多人民死於灰土的掩沒之下；但是他們的尸體都埋殮於土層中，所以他們的本形是完全地存留着，如同印在一種模型裏。有一些這樣的模型可以在所說的那個博物院裏見到；而有一個則是一位美好的少婦的身體之模型。這三個學生中較年青的那一個看到了這個模型，於是妄想着他能夠看見而撫愛這個死了好幾百年的女人的本身纔好哩。那晚上，當他的同伴都已入睡的時候，他走出房來而且徘徊於那頹敗的古城，獨自默想一切。但是忽然地，當他轉過街角的時候，他發見這城市完全不是日間的那個樣子；那些屋子似乎都高些了；它們顯出新鮮，燦爛，皎

(13)

(14)

潔的樣子。當他正在這樣徘徊着的時候，忽然地太陽出來了，而且那些街道都是熙熙攘攘地有人來往——並不是今人，而是兩千年以前的人，都是古希臘和古羅馬的裝束。一會兒之後，一個年青的希臘人走上前來而且用拉丁語對他說話。他本來在大學裏學習了拉丁文，很足以使他能夠應對，於是便開始對談；結果，他被邀到那那貝戲院裏去看比武及其他娛樂的表演，那都是屬於古代的。在這個戲院裏的時候，他忽然看見他恨未相見的那個女人，她的形樣保存在博物院裏的那個女人。完場之後，他被邀請到她的家裏去；一切都是快樂的，直到這女子的父親忽然地出臺。這位老人兒是一個基督教徒；他很憤怒他的女兒這樣地接待一個青年。他畫了一個十字，於是那可憐的亞麗耶登時便化為灰了，而這位少年人便發見他自己已是獨自在那那貝城的廢墟間。很美妙呵，這篇小說；但是它裏面的一切節目都是夢的寫照。我之所以述說這麼多，只是因為我覺得這篇東西是在法國文學中夢經驗之運用的最好的例子。但是其他屬於這一類的小說還有幾多呢？我只須在其他的許多中舉出華盛頓歐文的 *The Adalantado of the Seven Cities*，那是一個純粹的夢，寫得如此地逼真，竟使它給讀者以恍惚之感，其他如 *"The Seven Sleepers"* 和 *"Rip Van Winkle"* 和 *"Uashima"*，雖則不是純粹的夢，然而它們的妙處正在應用「夢經驗」的那部分。一切中真正的妄情，可見於那老人之夢為年少，

一睜開眼來却是對着冷酷的實境。說到這裏，我想起了那首法國的古曲：「法蘭西的瑪麗」(Marie de France)，在那裏面的故事，有好些地方是與日本的恰相類似。我們不能說：在那時候東方的故事家和西方的故事家已經能夠彼此互相抄襲；其實彼此的故事大都是「自出心裁」的。但是我們覺得奇異的是：那種故事的本質在別的文學中——例如印度的，阿拉伯的，爪哇的——也都是一樣。雖則各個的說法不同，而那一種妄誕的事實總是一樣的——即夢的實境。

現在，且別開那些恐怖的和妄誕的分子罷，夢之類還供給我們以文學中所含的那種神祕的柔情之最徹心而且最美妙的原質。我們所親愛的人們死了，却往往回到我們的夢中來，而且音容笑貌都如生時那樣，而且，如果我們平日願望他們是怎麼樣，他們便成爲那麼樣。在夢見與死者會晤的時候，你一定覺得一切是怎樣地溫柔，是怎樣地美，而且又怎樣地實在，怎樣地真確呵，那種情景。從遠古以來，這樣死者之夢見已經給予文學以最動人的而且最美的一些情感。這種感驗我們差不多在所有歐洲古代的故事謠曲中都可以見到；而且可以見之於一切偉大的敘事詩中；可以見之於各種優越的詩歌中；而且近代文學之從幻夢中吸取者一年多似一年。

還有一件事。我們的天國之夢——它在文學中不就是我們心裏那些美妙的夢之類的反映

(16)

麼？在夢寐的世界中我們所親愛的死了的人都和我們重新相見了；父親可以復得他久已埋却的孩子，丈夫可以復得他的亡妻，別離的情人們可以得到實際辦不到的會合，在早年便已捨我們而去的那些人——例如死了的姊妹，兄弟，朋友——都可以回到我們面前來，正如他們當年的模樣，那麼親愛，那麼年青，而且往往竟比他們實在的模樣更爲美好。在夢寐的世界中，沒有「變老了」這麼回事；在那裏是「長生不老」，而且一切是怎樣的溫柔，是怎樣地暢快呵；即使在醒生活中對我們不好的人，在夢中也往往成爲親愛我們的人哩。喔，這不就是天國麼？宗教家之形容給善人的美滿的幸福，就是描寫我們夢中的最好的生活。這個在醒生活中也是最好的了；而且我想你們可以見到：宗教家在這描寫中愈切近於夢經驗，則其效果是更幸福。也許你們要說我忘却了宗教家之講說那些很特殊的神異力的現象。但是我想你們在夢生活中也可以發見這種神異力的徵象。我們在夢中不是能夠在空中奔騰，從堅實物中攢過，做出種種奇妙的事，得到種種不能得到的東西嗎？是的，我想。總之，我相信作文學家的你們，既要寫某種神異的題材——不管是可怕的，或柔和的，或淒切的，或華麗的——你們便不要信賴書本以求感興，這樣你們纔會做得好，如果你們有一種好的想像力。你們應當信賴你們的夢生活，潛心玩味它，於是從那裏引出你們的感興來。因爲描寫超越日常生活的事物的那種文學中所有的美妙處差不多都是以夢爲其主要的泉源。

殘酒

黃九作

(一)

天氣真冷得厲害。這時過的纔不過陰歷八月的下旬，但也冷得要像隆冬極寒時一樣些了。

我匆匆地從公司裏跑回家來吃飯；本想先喝點酒然後再吃飯的，並且，飯後也想不再出街上去了，就在家裏和母親圍爐閑談也好。誰知到家一看，纔知母親，阿姊和我的女人她們都一齊做客去了；家裏只剩下一個女僕——留她替我做飯的。我沒法子，只得獨自喝了幾杯酒禦禦寒氣。匆匆地把飯吃過，披上外套，我只好又向街上跑去閑逛——因為一個人在家裏孤坐實在不堪寂寞的原故。

(17)

大概因為天冷的罷，街上的行人實在寥落得很。朋友也遇不見一個。末了，又只得獨自個跑去公園裏坐坐，希望看能不能遇見我的那個做了和尚的朋友塵影；這是因為他近來住在公園隔壁一個廟子裏的。

(18)

在公園的梅林裏的一條石條凳上坐得一會，仍不會遇見塵影，但我因為橫豎沒有別的去處可去，想再坐些時；一面燃着一枝香烟，就又默默地繼續坐着。

梅林中梅樹上的葉子都大半黃了，只不過比之落在地下的焦葉顏色略為嫩些而已。我坐着無趣，順手把落在石條上的一片拾起，拿在手中玩弄着。

「這焦黃的顏色，纔像那傾在杯中的白蘭地呀！」

這樣一個奇異的感覺，不知怎地，忽然我會感覺到的？——是為顏色的太相像了而聯想到麼？還是剛纔的酒意還存在着呢？

不過，聯想真是一個怪物！它一纏到你時，總不肯輕易地就放過你的！這時的我不知爲了甚麼，竟會由黃葉而白蘭地，更由白蘭地而……一個早經忘懷日久的殘象，不知不覺地，竟會把我深深地沈入在它裏面去了！

(三)

立刻有一個少女的嬌嫩但微瘦削的面龐，微笑地和我相視着。并且，默不一語地，我們同站在一個正開着的盛筵的傍邊；一間華麗的餐室裏面。

這是一間寬敞的，長方形餐室。它的位置是在一間倒廳的樓上。正面門外有一個四方形的小小月臺；正正地俯臨着花園的，室的內面，各式各樣的十幾盞電燈明晃晃地懸掛着。全室的陳設，半西式的，盡都是一間餐室裏應有盡有的什物。并且從這件什物的華美，都可以看得出這室主一種豪奢，富有的氣派。

說到這室主，他是一位年紀有五十三歲的，性情和藹的老人。他家裏的富有，在我們這小小的C城裏面是不易找到一個能和他對比的人的。他和我的關係是從堂叔侄；我平常都稱呼他叫三叔。他的女人——我叫她三嬸的——是一個K省地方的人。她的母家姓秦；在三十幾年以前當三叔在K省地方開商號時，她就被娶過門來的了。後來三叔回鄉，她和她母家的哥，嫂，哥嫂的一個女兒都一齊隨着來到C城。往後，她的哥哥在C城省長公署裏當了一個科長的差事，就把他的一家人也都留在這C城住定。他們將來也大概是不願再回K省去了。三嬸之外，他——三叔——的家族，便是一個十三歲的獨子和一個八歲的次女——長女在五年前就嫁了人的。我家也是早就在我的祖父的手裏就和他的父親分居各炊過來。——所以現在他們家裏除去四個人是主人之外，僅僅有些男女僕婢同在一處居住；以外更沒有別的甚麼親人。

因爲他家裏的主人太少，房子又非常寬大——雖有不少的僕婢仍不能使房子住滿；爲圖熱鬧起見，便把秦家也留住在正房東側的一箇別院裏面。這別院，西首和正房毗連着。南面二間小小側廳，從居中那間的後牆一道側門出去這便是花園的後半。它的前半也是在正房側廳的背後。中央的院子比正房的就小得多了。北面和正房一式的也有三間較小的正屋——這便是秦家三個主人的臥室和堂屋；右邊的一間他們兩夫婦同住，女兒獨自個住左邊這間。東西兩面共有四間廂房：東面的兩間打通來作書室的；西面，一間闢了作和正房通連的走廊，一間住着他家的兩箇使女。秦阿舅夫婦倆都是五十歲的人了；膝下還沒有兒子，僅僅的這一個十九歲的女兒。這女兒，她的名字叫作慧蓀，那時正在C城一個私立女中校裏念着書的。可真算是名副其實；她的性質的聰慧，生形的美麗真也和那冬天方開着的綠萼梅不差些甚麼！苗條的，微高的身段，一張不太過瘦削的面龐頤骨微向外張地，隨時表現着一臉恬靜，愉快的微笑。她的生性大概不喜歡齷齪罷；自我隨着母親從Y省回到家鄉來的這五六年中，從來不曾看見過她穿艷色衣飾的一天，脂粉的塗抹更是不用說了——淺色竹布的衫子，元青小衣這幾乎成爲如固定的穿著。但她却不愛繫裙子；雖去作客時也還是不繫的，僅僅把衣，褲換成毛呢一類料子做成的穿在身上罷了。——雖是這樣，但她的素淡，潔淨的豐神令

人看着倒反會自自然然地生出來一種細膩，幽靜的感覺；我每逢一在她傍邊的時候便會要如是的。

我們的初次會見，那時我剛好有十二歲。是一個初秋的夜晚，在我和母親，阿姊我們從Y省與父親暫時分別了回鄉來後的不多幾天，我們在三叔的家裏會見了。她長我兩歲，當時正度着十四歲的時光。她的面貌那時還不到如今美麗。但不知怎地，我纔一見她時就自然而然地覺得她是很可愛的——雖然那時并不自知爲甚麼要愛。然而爲了我的生性自幼怕和生人接近（她那時大概也和我一樣的）所以那天初次見面時我們並不曾說過一句話的。一個望望一個，只不過互相望望罷了。後來經過了許多時辰，我們兩人之間纔慢慢地接近起來。以後，似乎彼此都感覺到互相常常的需要着了。

(21)

少年時代的光陰真比電流的速度還要跑得快些！四年的時日竟這般容易地就混過去了。那時我已經在C城的也是一個私立中學裏正念着書。在一天星期六的下午四點鐘光景，纔下課後，匆匆地我就請假跑出學校門來。這一天，因爲是三嬸子四十八歲生日的原故，在回家一轉之後我就去到她家裏給她拜壽去。母親，阿姊她們都早在那裏的了。此外，秦家的父，母，女三人，三叔的長女和女婿他們也都一齊在那裏聚着。但却因爲并不是大祝生日，

那裏并沒有一個另外的外客。他們早來的都在先給三嬸拜過壽了；於是我只得單獨請她受禮。地下的，用來墊着給跪拜用的氈條大概在他們早來的人們拜過之後就收去了的；我看看地面的花磚并不髒，纔想跪下去時，慧尊姊的聲音忽然從後背把我叫住。跟着，一張雙疊着的，猩紅氈條她已經爲我鋪好；我這纔恭恭敬敬地，先朝着祖先的神位拜過四拜然後又朝了三嬸也拜上四拜。行禮起來，回頭尋見慧姊，趕忙地我就向她微笑了一笑表示對她剛纔給我鋪氈條的謝意。她走近我來，問我今夜還回學校去麼？我告訴她說是已經請過夜假的了，她纔點了點頭微笑着不說甚麼。這爲的平常凡有客事或是逢年，過節的時候，我們必定要在三叔家裏或玩升官圖或放電影都要鬧個通宵纔止的。

『這裏人多的很，』她瞟着眼睛向我發問：『怪煩膩的！離吃飯的時間還遠，去不去花園裏涼涼去？』

『好啦！』

她得着我的同意，我們就一道往花園裏去。

下晚的陽光還留着一絲黃色的殘照斜掛在一個小草亭的茅蓋上。我倆從左方的石級走上，隨便坐在這草亭的欄杆上面——一個八角形的亭子我們共據了偏東的，挨近的兩方。亭

的前面假石山外邊，一個小小的，橢圓形的，士敏土做成的人工噴水池裏，從三四朵洋鐵假荷花上的小孔中一絲絲純潔，晶明的水正噴着出來。栽滿半園的，盛開的白蘭花香氣，隨着下晚的西南風一陣陣送入亭子裏來。我們默默地各據着亭欄的一方斜對坐着，只在靜穆中領略這靜味和花香；却沒一個肯首先無情地出一點聲息來擊破這時候的靜謐。但人性終久是易變的；在一霎裏已經獲得靜的好處，一經領略夠了，他也會於不自覺中突然放手！這真是我的不好了；長時間的靜默都已經能自安過的，突然地一個聲音竟會從我先發出：

「你近來常看甚麼書的？」

「不大看……懶懶地也不想看。」

「這是爲甚麼呢？」

「……………」

她立起來伸了一個懶腰，只把眼睛微瞟我一下，鼻子裏哼出來一聲很低微的不知甚麼却不說話。我這時心裏只感覺到一種說不出來的「曼意」，此外甚麼也沒有了。

仍舊呆呆地都不說話的儘看了一會噴泉，忽而她轉臉朝我似乎要想說句甚麼的樣子。剛纔看見她的嘴唇略動了一動；立刻眼簾往下一垂，兩頰上陡起兩個紅暈，却又似乎咽住了并

不聽見一點聲息——她的呼吸看去是很迫促的了。我捉不着頭腦地纔想問時，一個使女跑着來請我們去吃過中點心，這一來，竟被她把我來到口邊的話給攔回去。在沒可奈何中我們倆都只得隨着這使女走了。

我剛剛想到這裏，一片梅上的落葉打到我的右手背上使我的憶念立刻被它打斷。伸眼看着手裏烟管內的紙烟早已過完。重新燃上一枝吸着就又依然繼續地墮入夢境裏面。

(三)

把過中開完，天氣早又暗了下來。耀人眼目的電燈光代替了白晝的驕陽，全全的一間餐室完全地被充實着。在四壁角落裏的壁架上都各擺着一把電風扇；呼呼的聲音裏，下晚殘餘的暑氣確實已被它們驅除得乾乾淨淨。各人臉上，各各表現出一種涼意的愉快。

這餐室是一間長方形的；直長恰好比橫寬減去一倍的样子。中央放的一張餐桌，其長度正也配得過屋子的長度。三叔坐在桌子橫頭的主席位上，三嬸却坐了右排的首席。此外便是秦阿舅夫婦倆，母親，大堂姊夫婦倆，阿姊，二堂妹，堂弟，慧蓀姊和我們十個人疎疎落落圍坐在左右兩沿——慧姊却是和我正面對坐着的，這雖不是一個盛大的筵席——并沒一個

外人屬雜在內，橫堅不過家族，親戚中的十多個人；我們就叫它作一個「家晏」好了——但這係爲三嬸的生日而特設的，菜頭倒非常豐富的。不過，也并不是純粹的西菜；只揀好吃的，不管中菜，西菜都拿來會萃在一處。這爲的大家都不喜吃純粹西菜的原故。至于形式上却用的完全西式器具；酒也用的是三種洋酒——各人面前大小三個杯子：一杯紅酒，一杯香檳和一杯白蘭地；僅僅三叔面前多放上一隻啤酒杯子，爲的他素來是號稱啤酒大王。

在談笑聲中，菜一樣一樣地慢慢上着。酒呢，在先大家都不肯多喝，只三叔一位人的啤酒乾得最快。他喝完幾杯喝得起了豪興；又看看各人的杯中都不會淺下多少，於是大聲地嚷着只叫各人「快乾！」，一面又命令着執席的僕人趕快巡斟。一巡乾過之後，他見大家喝啞酒仍不能十分起興，便又想出來一個簡易的酒令名爲「數七」的開始行着。這酒令的辦法是先自令官起碼數一，然後順序各人二三四……這樣地連數下去。凡遇七的或係七底兩倍以上湊成的數目的那人不許他明明說出，只能咳嗽一聲或拍掉一下；假若誰要忘記了啤出聲音的話，他就將被罰酒一杯（這又叫作明七拍暗七咳的酒令）我們把這酒令數週了兩轉之後，十二個人中倒有七個都受了罰，而尤以我一人被罰得最多。她——尊姊——倒只不過被罰着一次。不過，當我每一次受罰的時候我纔把酒杯抬得到唇邊，她總要注眎着我并一面把她的眉

頭纒上一縷，這好像是在說：『怎地又受罰了？』——這時剛剛吃過了一味紅燒魚翅，這是第八的一味菜，大家都覺得坐的很疲倦了；像我這吃酒多的就愈顯得坐的更不耐煩。但因為大家都仍舊坐着不動的，我也不便一個人先站起來；雖然心裏老是在想着出去月台上站去。隨後又坐得一會，儘在等待第九樣菜來吃。但不知是不是廚子忽然把手腳放慢起來？怎地在僕人們已經把裝先前一味菜的那些小碗都如數收清之後，而這衆人盼望中的第九樣菜仍舊不會來到。人們都大半在椅子上動來動去的動着；各個臉上也似乎都現出一種不安的表情。最後——大概他還比我更不能耐罷——大堂姊丈他頭一個離開坐位跑出去了。陸續着又是四五個人也跟他離開各人的座位。我看了這樣的情景，不稍躊躇地立刻我也站立起來。誰知當我纔把椅子推開，并一面回頭向着對面的萼姊丟了一個眼色招呼她一同出去的時候，她却把頭搖上一搖；更還表示着也不讓我出去的意思。我略一遲疑，沒法子只好又依然坐下。而她的不讓我出去是爲的甚麼，我這却猜想不出。

一個人的舉動終於影響到大衆；末了，還在餐室內座位上的除去手中捧着水烟筒，正閉目養靜的三叔之外，只剩了她和我們僅僅的兩個人了。月台上的大衆的談笑聲忽高忽低地正在開展着。一個僕人的聲音彷彿向三婦在問：『這時要菜了麼？』這話被我聽得，我這纔明

白先前出菜的所以遲慢是她們預先命令過的。至于室的內面，要不是月台上的談笑聲浪會傳入的話，那就只有一個靜默，這時算是屬於它了。我抬頭見三叔還不會睜眼，此外也沒有別人，於是低聲地我就問她：

「爲甚麼不出去的？」

但她只是微笑着——和平常故弄玄虛來逗我作玩時一樣的——她仍然不說話的。

這時我只覺得僅有一種神祕的，猜不出的愉快情調浮動在她那略顯蒼白而也有兩個紅暈的，微瘦的臉上。——這情形，在她那似乎表現着豫期底勝利的兩道銳利眼神中尤易於看出。不過，酒已吃得很多的我已經覺得有點頭腦昏痛；也不再向她追問，昏昏惘惘地我只把身子仰靠在椅子背上。却不知在甚麼時候走過來的，她那高個兒的樣子，手裏擎着一只小酒杯兒忽已立在我的傍邊。我趕忙也站立起來。定睛一看，五個纖而長的，白嫩的指頭捧着的，那小酒盃中，黃澄澄地還貯着大半盅喝剩了的白蘭地在它裏面。大概因爲站得太接近些罷；她那黑，厚，光亮的頭髮裏蒸發出來的一股醉人的香味，一陣陣地只向我的鼻觸內透進。經這香味刺激過這一下，我的腦殼都好像已不再痛的了。在這我已比較的清醒了，帶着一臉羞澀的笑容他低聲說：

「替我喝這半盃呀！」

一個字一個字的音聲清脆，婉轉地都似乎各各含有許多的神秘！癡呆呆地我只能站着——只能；却怎地也不能置答。我好像變得和木人一樣些了！

不該呀，真正的不該呀！——便是到現在我還依然和那時以後的一樣在悔恨着的——我那時不知爲甚麼痰迷了心竅，土塞了肺腑？竟真似懂不得她這話的一般，忽然我會斷然地答應出幾句話來：

「我醉了啊！喝不得了……真的，再不能喝了！」

像這樣的一個無情的拒絕一字字投入心坎時，她的難過將到甚麼地步，這叫我怎能想像得出的啊？但誰知那時的我——不知是不是有鬼在扯我的腳——竟能毫不自覺其無情地而至於脫口而出！

那時她聽了這樣一個無情的答語在先還不怎樣；殷勤地她仍舊要勸我喝。跟着又是第二次的我的拒絕。臉色往下一沈，順手她已把那半盃曾經親過她的紅唇的殘酒望地下潑去了。哭喪着臉，苗條的腰支迅急地移動着，快地她回坐在她原來的座位上面。頭也不抬一抬，一直繼續到終席而後，她并不屑於再把眼角稍稍瞟及我上。笨極的，那時的我直到得見這許多

纔算悟會到那事上面。然而，然而悔麼？酒已早在地下去了！

席終之後，她也不像往次一樣的招呼我到她的房裏去坐；匆匆中已不知她在甚麼時候就離開了。我在悔恨和昏憊中只得蹣跚的，老早地就在母親，阿姊她們之先一個人跑回家來。爲了這事，弄得我一夜不會好睡。

本來，我們倆間的鬥氣已成爲常事；并且這一回的鬥氣也照舊是不久就又和好了的。但人的命運總似乎是先前便已註定了的罷；誰又能料及那時一個小小的拒絕竟會成爲永久底拒絕的呢？——往後還不上幾月，我和母親，阿姊重新又作第二次的來到Y省尋父親來了。起身時的那種離別的況味，還有那一個小紙包內的她贈我的幾個她的指甲和頭髮——唉！唉！往後，往後……

我正覺得不忍再往以下追憶下去的時候，忽然背上被人拍了一下；跟着又是一個熟悉聲音說話：

「怎地一個人坐在雨中發呆呢？……你看，衣服都差不多打濕了呀！」

(29)

我趕忙回頭一看，原來正是我想要和他見面的塵影。這時被他的話提醒，我纔覺到天上已落着牛毛般的紅雨了。於是我定了定神，纔笑着答應他適纔所問的話道：

「你說我發呆麼？不是的。……我方纔也不過是學你們和尚的參禪，在與真如佛心冥契罷咧！」

「甚麼真如佛心？打死了給狗子吃！」

我被他說得笑起來了；我們這纔一同自公園裏走着出街上來。路上他又說給我道：

「我勸你少弄這些虛玄罷！像你這樣的人想學佛是不可能的，……最好，還是繼續着我們每夜茶舖子裏喝茶閑談的生活好了。……這就走罷！」

一九二八，十，二十，雲南昆明。

小孩的哭聲

Mrs. Elizabeth B. Browning 著

許天虹譯

你們可聽見那些小孩們哀哭，啊，我的弟兄們，
當憂患尚未與年時俱來以前？

他們正將稚嫩的頭緊靠着母親的胸膛，

但是那個並不能阻止他們的淚浪。

幼稚的綿羊正在草場上咩咩學語；

幼稚的小鳥正在暖巢裏婉轉弄舌；

幼稚的麋鹿正在玩弄自己的影兒；

幼稚的花朵正在向西方開放——

但是那幼稚的，幼稚的小孩嚟，啊，我的弟兄們，

他們正在苦苦地哀哭！

(31)

小孩的哭聲

他們哀哭着，在別人戲嬉的時候，
在這自由的國度裏。

你們可問過那些在悲哀中的小孩，
爲甚麼他們的淚兒這般流着？

年老人或許要爲他的明朝而哀哭，

因爲他的希望久已成爲渺茫；

老的樹木枯槁地站在森林中，

老的年成正在嚴霜裏告終，

老的創傷，若被擊着，是最慘痛，

老的希望是最難消失——！

但是那些年青的，年青的小孩嚙，啊，我的弟兄們，

你可問過他們，爲甚麼他們站在

他們母親的胸前苦苦地哀哭，

在我們的幸福的祖國裏哀哭啊？

他們以蒼白的下陷的臉兒呆望着，

他們的面容使人看了十分悲痛，

因為成人的灰色的憂傷

縮緊而且壓下那些稚嫩的面頰；

『你們的大地』，他們說，『是非常的陰慘；

我們的嫩足』，他們說，『是非常的柔弱！

我們只走了幾步，然而已經困倦了——

坟墓的休息離着我們非常的遠：

請問年老人，為甚麼要哭泣，而孩童則否

因為外界的大地是冷酷的，

而我們幼小的迷惘地站在外邊，

而坟墓乃是為着有年紀的人的。』

小孩的哭聲

三三三

「固然」，這些小孩們說，「我們也許不必等到老年就會死亡：

小愛麗思在去年死了，

她的坟墓形似一個雪球，蓋着嚴霜。

我們曾經探望過那預備埋她的小坑，

在那緊閉的土中，並沒有作工的地方！

從她的安眠中再沒有人去催她醒來，

喊道：「起來，小愛麗思！天已亮了。」

假使你到那墓旁去側耳諦聽，

不論在晴天或雨朝，小愛麗思不再啼哭了；

要是我們能重行看到她的面貌，

我們一定不會認識她了：

因為她的眼中已有微笑潛行滋長；

她的時光愉快地流過。

禮拜堂的樂聲安撫着她。

「這是很好的，」這些小孩們說，

「假使我們不必等到老年就會死亡。」

啊，啊。這些小孩們！他們在生活中尋求「死亡」

認為是最好的境況：

他們用坟墓中的死衣來裹住他們的心臟，

使他們的心臟不致破裂。

去啊！孩子們，從礦山中和城市裏跑出去，

唱啊！孩子們，像畫眉兒那樣的唱啊；

用你們的手去採集牧場上的蓮馨花，

笑啊！用手闔着嘴大聲的笑啊！

但是他們說：「你們牧場上的蓮馨花，

是和我們礦山附近的野草一樣的嗎？」

讓我們留在暗黑的煤炭影裏吧，
不要拿你們美好的歡樂來打擾我們！」

「因為，啊，」這些小孩們說，「我們是乏了，
我們不能夠跑或跳；

假使我們關心着甚麼牧場，

那只是想在那裏躺下來睡覺。

在僵儂中我們的膝慘痛地戰慄着，

我們試圖走的時候，就撲面倒在地上；

在我們的沉重低垂的眼簾之下，

就是最紅豔的花也蒼白得和雪一樣。

因為，一天到晚，我們曳着我門的重負，

穿過煤黑色的地下；

或是，一天到晚，我們催着工廠中的鐵輪

旋轉復旋轉。

「因為，一天到晚，這些鐵輪轟轟着，旋轉着，牠們的風吹打在我們的臉上，

直到我們的心也旋轉了，我們的灼熱的頭，以及牆壁，都各自旋轉了；

旋轉了！高高的窗外慘白的浮動的天，

旋轉了！落在牆壁上的細長的光綫，

旋轉了！在天花板上爬動的黑蠅：

一切都在旋轉，一天到晚，我們同着一切。

一天到晚這些鐵輪轟轟着。

有時候我們只好祈求了！

「啊，鐵輪嚙！」（瘋狂似的哀號了出來）

「停止！請你靜默一天吧！」

小孩的哭聲

呢，靜默吧！就是一刹那也好，

讓他們親着嘴兒，聽取彼此的呼吸，

讓他們互相握手，

使他們的年青的柔情可以交流！

讓他們覺得，這冷酷的鋼鐵的活動，

並不是上帝所造成的或啓示的全部人生：

讓他們活潑的靈魂兒覺悟着：

他們不是生活於你之中，或你之下的，啊，鐵輪啣！

然而，一天到晚，這些鐵輪依舊轉動着，

磨滅了生命的固有的光彩；

而上帝正在招引着的這些小孩的靈魂，

盲目地在暗黑之中輾轉着。

現在你們去告訴這些可憐的小孩們，

叫他們抬起頭來向『他』祈禱；

使那位降福於一切人的真神，

將來也有一天會加福他們。

他們却回答說：『上帝是誰呀，

他能在鐵輪的騷動聲中聽到我們嗎？

當我們痛哭的時候，近旁的人們

都默默地走過去了，若無所聞。

我們也聽不見在門口講話的客人，

（因為鐵輪正在大聲轉動着）；

天使們環繞着而歌唱的上帝，

難道竟能聽到我們的哀哭嗎？

「關於祈禱，固然，我們還記得幾個字；

小孩的哭聲

「我們在天的聖父」：在臥室裏，在被殘害的夜半時候，仰望着，我們輕輕地說了，當作一種慰安。

我們不知道其他的字，除了「我們在天的聖父」；我們暗想，當天使們的歌唱停頓的時候，上帝或許會在甜蜜的幽靜中捉到我們呼聲，而握在他的強有力的右手之中。

「我們在天的聖父」！假使他聽到了我們，他一定會向險峻的下界微笑着回答我們說：

（因為他們說他是良善溫和的）

「來！到我這兒來安息吧，我的孩子！」

「但是，不！」這些小孩說，哭得更急了：

「他是無言的和岩石一樣；

並且他們說，「他」的形像

是如 命令我們作工的主人一樣！

「去呀！」這些小孩說，——「在天上，

我們找到的全是車輪似的，迴旋的黑雲；

不要譏諷我們；哀痛已使我們失了信心；

我們抬頭仰望上帝，但眼淚已使我們盲了。」

啊，我的弟兄們，你可聽見小孩們哀哭，

並否認你所說教的嗎？

上帝的存在是藉他的世界愛而證實的，

可是這些孩子們對兩者都懷疑了。

所以，這些小孩們儘可以在你面前哀哭！

他們未跑先倦了；

他們從未見過太陽的光輝，

小孩的哭聲

亦未見過比太陽更光耀的恩榮；

他們有成人之哀痛而無牠的寬解；

他們深沉在成人的絕望裏而無牠的平靖；

他們是奴隸而無基督教國裏的自由，

他們是殉道者，只有慘痛而無勝利；

他們好像被年齡耗損了，

但沒有過去的回憶供他們收穫彌補——

他們是人間的和天上的愛之孤兒。

讓他們哭吧！ 讓他們哭吧！

他們以蒼白的下陷的臉兒呆望着，

他們的面容使人看了十分恐懼，

因為他們使你想起了他們的天使，

在高處，眼望着神明。

「多少久，」他們說，「多少久，殘酷的民族喲，
你將踏在小孩的心上去推進這世界，——

使你們的鐵蹄壓死他的脈搏，

而大踏步的走向你商場中的寶座上去？

黃金積聚者嚟，我們的血向上飛迸：

你的紫衣表明了你的途徑！

但是小孩在靜中的嗚咽，

其咀呪却甚于強者的憤怒。」

一九二八，八，一五，譯于江灣勞働大學。

譯者附言；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1806—1861) 即英國「維多利亞王朝」

的大詩人勞勃脫白郎甯 (Robert Browning 1812—1889) 的夫人。

這首長詩小孩的哭聲：是可以在「勞働文學史」裏佔着一頁的。當時英國工廠制度的

罪惡正達于極點：十歲左右以至五六歲的兒童，常在烏黑的煤礦中或不衛生的工廠裏作工，

(43)

(44)

工作時間每日有達十六小時以上者！我們的慈愛的女詩人，看了那種情形，就寫了這首長詩，替那些悲慘的「童工」代達出他們的哀痛來。聽說，後來英國國會制定保護「童工」的條例，也受此詩的影響不少。原詩音節諧和 哀婉動人；譯文雖力求忠實，但詞句結構，埋沒了原詩的許多優美：這是譯者要向讀者告罪的！

雪的話

綱索

天空的海，綠波與深紅的太陽光相激射，發出很長條而速轉的一種古銅色。並且濃綠中嵌着鮮紅，如閃電的奔流，飛躍。

我站在山頭，四山已全被雪蓋了。天空的海漸漸瀰漫，霎時，濃綠中已不見有鮮紅，變紫，變赭，變黑，許久才變成蒼黃。

大風捲着雲，冷，無聲無臭的，嚴嚴的壓在宇宙上，這不知是日落，抑是黎明。

剛剛想伸完一個懶腰的死草，搖頭四顧，看見白茫茫的歎了一口氣，仍然睡了。這于牠，不過一個較古怪的夢而已。幾株冬青樹，被雪馱了，幾乎透不過氣來。

溪水也不像平日的絮絮叨叨了，只洋洋的伸動，宛如夏日的懶蛇。幾只喜鵲，在黃色的崖前飛來飛去。表現着很無聊的氣息，我不喜歡老鴉，同時也不喜歡喜鵲，看到鴿子們裝出的臉，尤其氣憤了。何況渠們現在又瑟縮得古怪。

除了風在半天空呼號，發出低沈的聲音，以外都寂然的，一切都已凝凍，在嚴冷中。

(45)

不知爲什麼，山下爬來了幾個枯柴似的野孩子。面龐凍得紅紅的，在溪邊敲破一層薄冰。有的時常呵手，還有些鼻子上掛着小環，鼻涕流下來，就變成一顆圓珠。魚，當然不是這樣弄到的；螃蟹，在這種天氣應當躲進深深的洞窟裏，尋不出。

也不知他們吃了早飯沒有，若是空肚子，那可好了！我這樣想着，坐上一塊石頭，看。幾對乾枯的黑手，從溪旁搬起一些石頭，壘成牆也似的東西來，大概是玩着造屋子的遊戲了，很大的石頭是搬不動的，然他們却掘去下面的泥土，碎石，想法子使牠從斜坡上倒下來。幾隻小手，不時的掘着，呵着氣。

轟！一個大石倒下了，這是我耳中很稀罕的聲音。他們一齊拍手了，打破了四山的寂靜。大石頭滾下去，打碎了許多小石頭，碰出一些火花來，遙遙望去，彷彿荒塚裏的青燐，飛揚四散。跟着石頭下去的，有瀉下的一股水。

不知爲什麼，我厭惡了。我不喜歡這種把戲了。這樣的天氣，他們還來弄這玩意兒，我討厭，討厭，討厭。

他們還是笑着，呵着，掘着，堆着。

嗚！一個大石又將倒了。

我的怒氣好似怪蟒在山腰裏衝騰起來，我想毀滅，我想打碎，我恨極了，我搬起一個屋子大的石頭，直向他們拋去，嘩嘩啦啦，他們的牆壁倒了！這個隕星，使他們莫名其妙的倒了。血染在雪上，透着緋紅，有的沒有被打中，然而驚死了。

這頃刻的熱鬧——發喊，奔竄，流血，——給我一個莫大的平安，咦，凱撒勝利了！真的，也就馬上完結。這班孩子們。

我很滿意，滿意到幾乎忘記了自己。我知道那些血痕將被溪流淘去，驅體也將鬆散，由小河流入大河，由大河流到海，直到骨頭中充滿了泥沙，或被泡沫所依附而飄浮，或者經鯊魚的一口。這些事，實在不須我費力。

喜鵲啞然的叫了。聲音剛出尖喉，音波已被凝凍了。結果，比老鴉還難聽，我發覺了，那只壞而醜的鳥，是在想替這班東西唱殞歌，或者，尋不出穀粒和肥美的小蟲的時候，替這個事情落幾滴閒淚。但是，不很好麼？音波已經凍凝了。這當然不為生物所愛聽，這使我更欣然，這宇宙屬我了。

(47)

晶石不知自什麼時代起，生了些蘇苔。黑的如炭，白的如琉璃，綠的如銅鏽，大概也看

(48)

過許多世事了。張着啞然的臉，兀自望着太空出神。我想：這東西不會有眼淚的，並且，眼淚又能反抗我麼？這使我滿意，滿意到幾乎把自己都忘掉了。

天地依然是蒼黃。冷，嚴嚴的壓在宇宙上，我喜歡這雪籠罩的皎潔，我欣然自笑，如欣賞着一杯葡萄酒的緋紅。